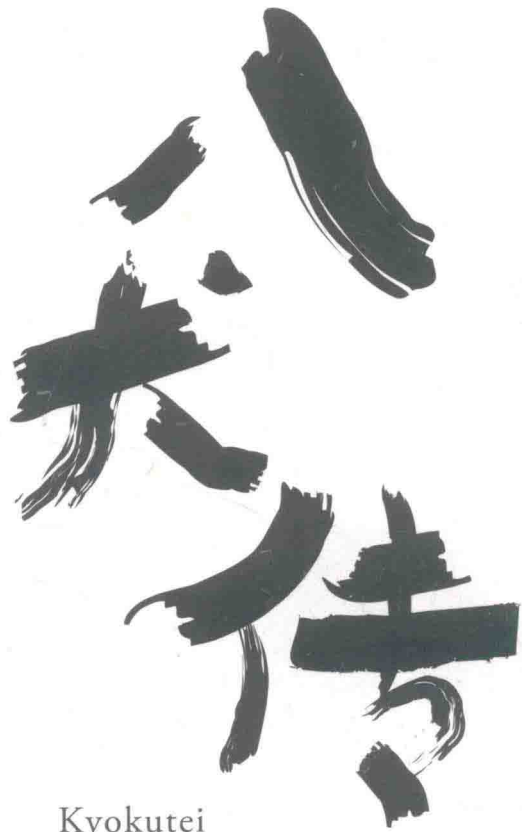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Kyokutei
Bakin

きょくてい ばきん

八犬传・陆

关东大乱

巨曲亭马琴

李树果——译

Hakkenden

はっけんでん



八犬传・陆

关东大乱

巨曲亭马琴

李树果——译

Hakkenden

はっけんでん

Kyokutei
Bakin

きょくてい ばき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犬传.6,关东大乱/(日)曲亭马琴著;李树果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7.10

ISBN 978-7-5339-5015-6

I. ①八… II. ①曲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8066 号

责任编辑:吴剑文

特约编辑:古 冈

封面设计:人马艺术设计·储平

责任印制:吴春娟

八犬传·陆 关东大乱

[日] 曲亭马琴 著

李树果 译

出版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:310006

网址:www.zjwycbs.cn

经销: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252千字

印张:10

插页:8

版次: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39-5015-6

定价:48.00元(精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大田小文吾悌順

持^悌字灵珠犬士（丰原国周／绘）



犬坂毛野胤智 — 持④字灵珠犬士（丰原国周／绘）



目 录

第九辑 卷之二十九

- 第一四六回 白川山代四郎救公主 5
谈讲谷亲兵卫射大虫
- 第一四七回 纪二六月下逢大江 18
亲兵卫湖上破三关

第九辑 卷之三十

- 第一四八回 顿生机智从者立功 27
深海奸诈执权送还
- 第一四九回 石药师堂贤少年辞朝赏 41
东山银阁老和尚醒骄君

第九辑 卷之三十一

- 第一五〇回 照文捧二书回归东藩 53
两侯听众议缓探京信
- 第一五一回 七犬练兵梦想遣三使 63
定正卒将水陆起大军

第九辑 卷之三十二

- 第一五二回 宪重宪仪出使聚兵 79
行包在村忠奸异谏
- 第一五三回 毛野献计八百八人 89
、大听命善巧方便

第九辑 卷之三十三

- 第一五四回 百中卖卜诱两将 107
风外风术招巽二
- 第一五五回 丰俊得时请恩赦 117
妙真恳求充军役

第九辑 卷之三十四

- 第一五六回 贞行托妻哺幼子 127
毛野明察免死囚
- 第一五七回 上总民孝义受再恩 137
安房侯仁心定军令
- 第一五八回 沅田三士献生擒 144
扇谷细作导假使

第九辑 卷之三十五

- 第一五九回 助友忠谏代父志 157
信隆机变借族兵
- 第一六〇回 看守相挑两枝花 165
名将容纳内应质
- 第一六一回 重时刀铺逢二生 173
义任草人先三勇

第九辑 卷之三十六

- 第一六二回 悌顺慈善放俘虏 193
庄助信义避三舍
- 第一六三回 庄助设伏夜擒将衡 204
文吾奋勇击退鹫熊

第九辑 卷之三十七

- 第一六四回 残兵夺刃卖穷君 215
水军寄舰载败将

第九辑 卷之三十八

- 第一六五回上 挟一俘现入断桥梁 237
放火猪信乃烧战车

第九辑 卷之三十九

- 第一六五回下 挟一俘现入断桥梁 251
放火猪信乃烧战车

第九辑 卷之四十

- 第一六六回 率众侠孝嗣救源公子 269
果西使仁来败走景春

- 《八犬传》年表 289

《八犬传》第九辑下帙下乙编上套序

日前有友人告之曰：或云从本传第九十九回素藤闻鬼语之段起，至第一百四十九回一休度画虎之段，事事物物无非是怪谈鬼话。且上有十二地藏的功德；下有药师十二神之灵异。另外前有狸子的怪异；后有画虎之怪谈。其事都不免重复，虽互不相犯，但看官有喜欢怪谈与不喜欢者。不喜欢怪谈者必感到厌倦。问此言当乎？余答曰：否，非也。可据唐山之稗史大作推之。鬼话怪谈之多者非独《西游记》，譬如《水浒传》也是以怪谈安排情节。请看，开头有石碣误走一百一十个妖魔之事；结尾是制伏石碣之一百零八个妖魔后，才成为宋朝之忠义之士。此乃该书之主要情节，作者之隐微即在于此〔余曾撰文《水浒隐微发明评》，今即不赘言〕。且罗真人、公孙胜之仙术、戴宗之神行、樊瑞与高廉之幻术，及九天玄女之灵验冥助，皆多属怪谈。然而金圣叹之评，非难《三国志演义》而却云《水浒传》毫无怪谈，实属可笑。此姑且不论，本传亦从开头便以鬼话怪谈布置情节，岂只是从第九十九回以后？所谓奇谈是开头有役行者的恩惠，又有伏姬之剖腹，而成为八犬士出世之根源。后多涉及怪谈无非是为劝惩之意。其中有关地藏与药师之显灵保佑，乃欲使世之惑

于怪谈之妇孺以及好事之雅俗能暗自醒悟,故而反复叮咛撰写之。若云怪谈过多,是奈何竟不醒悟,而未能起到应有之作用。对怪谈有雅俗之分,余虽不才,所撰之怪谈无不寓劝惩者。因此与世俗之怪谈,既相似而又有所不同,细阅之者将不待余自言。故吾常云:吾自撰写小说,于兹已有五十余年。虽实为无用之术,但已老练至今,可谓精益求精,无不达到十二分之程度。然而看官只用心用力三四分,二三知音者之评亦不过六七分,阅读之粗细有所不同,是以评论亦各异。然而最近有人评论余之旧作《俊宽僧都岛物语》曰:除《八犬传》外乃余之第一佳作。此乃其个人之私见,余绝不能苟同。不仅余不同意,十目所见,众人之见也大体与余相同。人各以其好恶进行褒贬,不一定为公论。是以被誉之便喜,虽乃人之常情,然而如己之乖僻者,被誉之反而以为耻,竟恰恰相反。尚不知己,何以能知人?或欲以砒砒之美而争隋玉之光;或欲举区区小鸡之距而比封牛之力,似此等者乃余之所耻也。

友人又告之曰:或云本传第一百三十一回八犬士已大体会齐,共召至安房做里见之家臣之段,应做为本传之大团圆。然而提出金碗姓氏之事后,又增添京师故事之十八九回〔自第一百三十一回末至第一百四十九回〕,此岂非累赘乎?呜呼!岂有此言哉?本传说京师之事十数回,乃开始之腹稿。谓此为累赘,乃未深思之故也。因为八犬士同至安房,只是成为里见之家臣,除犬江亲兵卫外,七犬士皆无一介之功,将是尸位素餐之人。将犬士等人如是写可乎?且若无京师之故事,则好似俗称之乡间戏,只不过是开始所说之关东八州。如是则故事之范围不广,不足称之为大部头之小说。譬如《水浒传》七十回后有招安之事与京师之故事。是以一百零八个妖魔,皆变成宋之忠义之士。倘无此等事,七十回便结尾,那一百零八

人则只是聚集在梁山泊之强人,何以示劝惩乎?由是观之,《水浒》一百二十回无疑出自罗贯中一人之笔。然而那金人瑞却将七十回以下诬之为《续水浒传》,而大肆诽谤。如彼者乃只知《水浒》之皮肉,而不知其骨髓也。因此有人臆断云:本传如以一百三十一回做为团圆,至为适宜。此可与金人瑞将《水浒》七十回强制结尾同日而论也。恐亦有因吾之耄寿已至桑榆之暮景,看官希速结束本传之故耶?余虽非不想急于结束,但因腹稿未了,加以割爱亦不免可惜,故将此九辑下帙之下乙编十卷,做为分卷十五册,可大体至于大团圆。

天保十年花月念八

曲亭主人识

第九辑 卷之二十九

第一四六回 白川山代四郎救公主 谈讲谷亲兵卫射大虫

却说姥雪代四郎与直冢纪二六商量后，便在当天未时左右，把犬江亲兵卫的随从和奴仆打发走，让他们先往阪本那边去。然后代四郎又同纪二六说：“听说那白川山的猛虎连猎户的火枪都无济于事。我们到那里何以抵挡呢？以前我与犬江少爷在人迹断绝的富山洞度过六个春秋，从未遇到毒蛇猛兽之害，是由于伏姬神女的保佑。这次如果还能得到伏姬神女的冥助，自然会得以幸免。但如不小心，一旦有事，将如何对付？”纪二六听了说：“您说得甚是。只靠神佛保佑，不拿器械似乎是麻痹大意。然而如果不是为了制伏那虎，只是防身，各手持护身棒，多准备些火把，您看如何？”代四郎听了点头表示同意，便吩咐两三个士兵说：“汝等去买六根好的橡树棒，再多买些猎绳和火把的燃料。”匆忙吩咐完，给他们钱到市上去买。然后又找来店主人，代四郎对他说：“我们主人犬江大人，在此地的公务已经完毕，明日启程回国。因此我等从黄昏就到那里去跟随主人，就要分手了。除晚饭外再为我等准备些干粮，拜托了。”他

说完后并算账付了店钱。纪二六说：“我回五条客店收拾好东西再来。”便急忙去了。这时已是黄昏时候，那两三个士兵已把买的东西提回来。他们一同吃过晚饭，各自拿了准备的干粮。可是店家不知随从们已经先走了，所以加上纪二六的一份儿，还剩了不少盒。当下代四郎对那五个士兵说，日前亲兵卫有远虑，所以悄悄将纪二六留下住在其他店里，士兵们听了这才明白，觉得更有了依靠，很高兴。这时直冢纪二六打扮得如原来一样，身系护肩和护腿，腰挎双刀，从五条旅店回到这里。代四郎和五名士兵在等待着他。在寒风凛冽的张灯时候，代四郎等向店家告别后便离开那里。有两个士兵分别背着两个甲冑箱；另外两个士兵把火把燃料和饭盒分别包好背着。代四郎同他们都手持护身棒，纪二六把亲兵卫的枪扛在肩上，另一个士兵背着行李，唯有代四郎因为年老是轻装的。

于是这几个人悄悄过了三条大桥，从远处看到河边的哨所，登上白川山的山路，还没过二更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手里拿着火把，想能快点遇到亲兵卫，可是路不熟，又是在黑夜里走山路，有时被树枝遮住，有时被巍峨的山岩挡住。山路崎岖迷了路，不觉夜已深。明月当空，大概已是丑时三刻。是笨！过了大半夜又回到距山麓一里多路的破祠堂附近。走在前边的一个士兵跌了一跤，“哎哟”地一叫喊，代四郎和纪二六等也吃了一惊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举起火把四下看看，地下流了许多鲜血，犹如画的地图一般；前面有两个僧人，一个没了右臂，另一个断了条腿，不知死活躺在那里；同时还发现三四个很大的野兽的血蹄印。大家吃惊地猜想：“原来这两个和尚是被猛虎咬了。”其中代四郎和纪二六又举起火把，仔细端详了一下那和尚，原来是在左右川旁见过的德用和坚削。二人很惊讶，一同憎恨地说：“这两个恶僧，奸诈恶毒，所以才受到了这样的天罚。”

他们这样骂着。将想走的士兵们唤住,把这两个和尚如何残忍破戒的情况告诉他们。大家听了不住嗟叹,把和尚拉起来看看,两个的手脚虽已残废但还没死,有口气儿,就势儿放下,用他的袖子擦擦自己手上沾的血污。代四郎忙向纪二六等人说:“你们都累了,在此稍休息一会儿吧。”他说着,一只脚踏上半腐朽的台阶想迈步进去,见祠堂内有个艳丽的少女,嘴里塞了块布,双手倒背捆着,大概已经昏迷过去,头发蓬乱,俯卧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代四郎大吃一惊,就势儿退了回来,告诉纪二六。大家很奇怪,拿着火把一同进入祠堂,一个人轻轻将那少女扶起来,大家一同看去,这女子年方二八,是不可多见的美女。秀发长长地,散发着芳香;衣服是京中的打扮,不似一般市井凡庸之女。纪二六登时看看代四郎说:“老伯,您有何高见?小可却稍有耳闻。政元有个养女叫雪吹公主,是当出川将军〔义视〕之妾所生,京兆〔指政元〕将她收养,甚是钟爱。据说今年正是二八年华。我想定是那公主被恶僧劫出来,带到这里遇到那猛虎,而到了这般田地。”代四郎点头道:“那么就先将那少女救醒问问。”于是便把嘴里塞着的布取下来,解开绳索,大家齐声呼唤,然而脉已断,周身冰凉,已没有活过来的希望,大家便住声不再呼唤,说:“这可怎么办呢?”代四郎歪着头想想说:“好了,我有办法。犬江少爷在临别时,为了防备万一,分给我等伏姬神女传授的神药,现在这里。虽然人寿有限,但吃下去定能起死回生,此乃世间难得的仙丹。”他说着赶忙从腰间取出药盒,分了一点仙丹要往口里给她填时,纪二六跑过去捧了点泉水,一同给她送下,然后抚摸她的胸口,又呼唤了半晌,那少女周身回阳,好似受了惊吓似地,忽然睁开眼睛,喘了口气儿,看看众人说:“汝等都是什么人?”代四郎首先答道:“小姐,心里觉得好些吗?我们不是别人,是安房里见的使臣、犬江亲兵卫的随

从,为与主人会合,今晚登上此山,尚未遇见主人,看到您不能见死不救。幸而腰间带着起死回生的神药,立见功效,令人高兴。”纪二六接着说:“我猜您大概是西阵管领家的雪吹公主吧?我猜得如果不错,可能是被那两个恶僧劫出来,而有了如此灾难,我说得对吗?”那女子被这样一问,有些害羞,一时未作回答,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说:“正如您所猜想的,奴家是政元的养女雪吹。今晚就寝后,那德用悄悄走进去捆了奴家的双手装进这个箱子里带出来,抬到这个破祠堂内。那两个恶僧又想要强行无礼,忽然出来一只大虫咬了德用和坚削的手脚,鲜血淋漓不知死活,奴家被吓得昏了过去,以后便不省人事。不知这里是什么山,列位救命恩人姓字名谁?如能将奴家送回管领家,大人一定会很高兴,同时也是奴家的莫大幸运。”她一边说着,不住地落泪。代四郎听了安慰她说:“原来没有猜错,您是那位公主。小可等是微不足道的小吏,我叫姥雪代四郎与保,他是直冢纪二六,加上士兵,一共不过七人。都是跟着犬江亲兵卫从安房的稻村来谒见将军的随从,这几个月我等住在三条的旅店内。今日被告知犬江亲兵卫;奉管领〔指政元〕之命,为了制伏猛虎今晚独自在这白川山里猎虎,但不准小可等跟随,吩咐在某处等候。但是小可等怎能不跟随主人,在别处等候呢?便与有志者共七个人,黑夜上山,悄悄寻找主人。但由于山路不熟,天黑迷路,不料又来到这里,遇见那两个恶僧受伤躺着;您也昏过去趴在这里。我们不忍见死不救,使用神药将您救过来。小可的主人犬江亲兵卫,几个月来受管领的关照之恩,故舍命接受了制伏猛虎之钧旨。小可等也不料救了您的危难,为主人增了光,也是小可的侥幸。怎能不将您送还,请放宽心。”他恳切安慰后起身退下,然后对纪二六说:“送公主之事你如果不便去那里,我带领两个士兵去西阵的管领邸。那德用等的

奸凶残暴,他们不说虽然也知道,但如严刑拷打,便会吐露出来他是怎样恶毒诬害少爷的。但是半死不活的他们怎能说?这样放着死了也甚是可惜。”他说着又从腰间掏出药盒说:“把这神药给他们虽然很可惜,但为让他们开口,就用一点儿吧。明白吗?”他说着把药盒递过去。纪二六接过来说:“您说得有理。那么老伯就带两名士兵抬着公主,再用一个人拿着火把赶紧走吧。”代四郎听了说:“不,火把由我拿着。前边不远就是村庄。这一带有那猛虎的危险,还是多个人好。留三个兵吧。”纪二六拦阻道:“这虽是值得感谢的远虑,但是您请看!据说重六十斤的德用的铁鹿杖,和坚削身边的火枪,都丢在那里,他们开始也一定曾用以防身,但一点儿没用却被虎伤了。即使现在留几个士兵,如遇不到犬江大人,却碰到了虎,谁敢用冯妇之拳去斗那猛虎?只好听天由命等待老伯回来。如今重要的是公主。想自己也要想到别人,说不定途中也许会遇到什么事情。俗话说,功亏一篑,徒劳而无功,给主公丢了脸则将后悔莫及。就带三个人去吧。”他不住地劝说,代四郎不得已,只好从其议,便对士兵们说:“汝等也听见了。就这么办。”他急忙下令后,又到雪吹公主身边恭敬地禀报说:“想不到由小可送您回府,也没准备轿子,就请委屈一点儿,还是坐这个般若箱子吧。请您启驾回府。”雪吹公主听了点头道:“对你们的这等好意,岂只是再生之幸,不辞夜间山路跋涉远送回府,实是少见的好心肠,使我不胜感激。关于你们的主人,那位犬江的忠信义勇我也略有耳闻。正是因为有那样的主人,你们才这样的侠义。令人愤恨的是那德用和坚削。他们与管领有俗缘,曾受管领之恩,但是他们并非清白守戒的僧人,今晚之淫恶,立即遭到破戒的报应,被猛虎咬去手脚,大概是天罚吧?将这些情况禀奏管领后,你们一定会得到嘉奖。”代四郎听了立即瞪着眼睛说:“不,小